

「加味姑嫂丸」的省思

——从「鸡鸡」和「屁屁」的不对称关系谈起

谢志伟

壹·前言

现代汉语里有关男女生殖 / 性器官的个别名称至今仍未能完全顺利地进入我们的日常语汇里。某种程度的禁忌总是存在着：雨伞、雨衣、雨帽等遮雨用品统称「雨具」，但是还没有人将防晒油、太阳眼镜、阳伞等遮阳用品统称「阳具」。相对于欧美语言里的医学或文化人类学用语，如 penis（阴茎），phallus（勃起之阴茎——阳具、阳物），vagina¹（阴道）早已成为日常语汇，国人却因为「民间通常以为凡是涉及到性器官和性行为的词语都是猥亵语，是有教养、有身分、老实本分的人所羞于启齿的」²，而仍常在该使用「阴茎」或「阴道」时舍之不用而宁取概括性的集合名词「生殖器」和「性器官」或「下体」、「下部」、「私处」。如据报载随举一例：「戴女的说法是 / …… / 承天武圣庙 / …… / 刘老师 / …… / 趁她独自一人时，将生殖器³* 官插入她的下体*」⁴。而俚语里的「屌」、「

¹ 有关 vagina 一词在西方文化的根源及其前身，参阅 Thomas Laqueur, "Auf den Leib geschrieben", F./a.M.: dtv, 1990, 原文为："Making sex. Body and Gender from the Greeks to Freud".

² 曲彦斌主编，《中国民俗语言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页 38。

³ 在本文所出现的 '* 均代表「笔者强调」。

⁴ 自由时报 1996.11.4. 页 5。

「屌」、「禽（俗作操）或「膾非勺丿 / 歪（雅称：女阴，见说文「也」部），卵榘 / 鸟⁵（音ㄉㄤˇ ㄩㄞˋ，等于色情小说里的鸡巴）、干（奸）」则毫无单纯指称男女性器官的功能，仅供骂人而已，如口语中的「屌什么屌！」及「（禽）他妈的屌！」），或李乔一篇名为〈小说〉的短篇小说中，男主角骂老婆最常用的「看妳鸡歪！」⁶或司马中原连载于中央日报副刊的长篇写实小说〈新八十一梦〉里老汤头口中的「小鸡巴子少尉」。简单的说，国语也好，方言也好，都存在着污蔑女性或以男性为主体、以女性为客体的性器官用语，不管是名词还是动词。闽南语的「卵雀 / 鸟」亦如「耍屌」有挑衅的意思，而「雌掰」、「臭屌养」或「鸡鸡歪歪」则是骂人或损人的用语。至于客观的、中性（至少表面上）的名称则仅见于医学、法律及新闻报导里（当然，即使在这些范畴内，同样有性别歧视，甚至更严重），即便在以国语进行的对话里亦多被避免，在方言里则可说是付诸阙如。至于台湾谚语里的「太监娶某，有孔无榘」⁷，就是一个蛮典型以工具来等比男女性器官的例子。

而另一方面，力求突破男性文化霸权的阴性及同志书写 / 论说（以文体为准，不以作者为准）的特征之一，就是极为坦荡地使用「阴道、阴蒂、月经、插入、阳具、睾丸」等用语，如「她感到胯下有异，低头发现月经来了， / …… / 很好，真他妈太好了！」⁸或「每回她把它们从阴道里拉出来时，那种弹性与韧劲 / …… / 」⁹，或李

5 「鸟」，「广韵」为「都了切」，按照语音发展规律，在当代的中国北方方言里理应读为「ㄉㄤˇ ㄩㄞˋ」，与「屌」字兼有音义之同，因禁忌而被转音为「ㄉㄤˇ ㄩㄞˋ」（参阅曲彦斌主编，《中国民俗语言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页38。

6 李乔，〈小说？〉，周宁编，七十一年短篇小说选，台北：尔雅，1983，页34。

7 自由时报，1999.11.16，页14，「台湾精谚」栏。至于男女性器官之插入关系，另请参考谢志伟，〈论语言与文学里的「女体与空间」——从「插头与插座」谈起〉，于1999.03.27发表于在东吴大学外语学院第二届系际学术研讨会「性别与符号」上，大会手册暨论文集，33-49页。

8 曹丽娟，〈关于她的白发及其他〉，《联合文学》，1996年11月号，页63。

9 张亦绚，〈淫人妻女〉，《联合文学》，1996年11月号。

元贞的诗「天鹅来吧 / 蛇来吧 / 象的鼻子 / 公鸡的尾巴 (= 鸡巴?) 海的缝 / 风的孔」¹⁰ 乃至吴菟菱小说《红鹤楼》里的「一只结实粗大的阳具, 如噎死的鹅颈, 沉甸甸地淤塞于她的阴道里, 翻不过身躯」¹¹。李昂的连载小说〈自传: 一部小说〉里更是「龟头、阳具」¹² 处处见。然而, 我们也会在杜修兰的《逆女》及郭良蕙的《第三性》里读到以「那个」代替「月经」的说法: 「你那个来了吗?」¹³ 和「米老鼠今天不对劲, 是『那个』来啦?」(米楣君是T婆)¹⁴。

贰·「鸡鸡」与「屁屁」

在这样一个男人满嘴「鸡掰、卵椎」的时代里, 某沈姓女立委于 1996 年 6 月被傅姓男立委踢中「私处」后对媒体所说的话就特别值得一提: 「他居然踢我……一个女人都不好意思说出来的部位」(见 6 月 15 日当天各电视台午间新闻)。而另一女性立委在接受记者访问时更忿忿不平地说: 「立委傅 XX 攻击沈 XX 『令人难以启口的地方』, 难以相信, 为了伸张女权, 她们要代表沈 XX 委员提出告诉」¹⁵。

类此让女性难于启口的现象绝非孤例。专以所谓「妇女病」为医疗对象的「加味姑嫂丸」之所以取名「姑嫂丸」, 据本人去电所获宏星制药厂谘询药师的解释, 即因医疗对象是「令人难以启口的地方」, 只容姑嫂女人间相问相谈, 外 / 男人跟前提不得。而的确某报「金赛夫人信箱」就曾出现有某位小姐抱怨她办公室里的男同

10 李元贞, 《女人诗眼》, 板桥: 台北县立文化中心, 1995, 页 95, 96。

11 吴菟菱, 《红鹤楼》, 台北, 希望出版社, 1997, 页 55。

12 自由时报, 1998.10.28, 页 41。

13 杜修兰, 《逆女》, 台北: 皇冠, 1996, 页 74。

14 郭良蕙, 《第三性》, 台北, 时报, 1987, 页 29。事实上, 由于禁忌的关系, 「那个」亦可被用来指涉性器官, 至于「那话儿」则专指阴茎, 如「那话儿遭咬伤白昼之狼夹尾脱逃」(自由时报, 1997.10.16, 页 11。)

15 自立早报, 1996.6.15, 页 2。

事老拿「姑嫂丸」或「中将汤」来开玩笑的投书¹⁶。值得注意的是，「加味姑嫂丸」使用说明小册上是将「月经失调」、「经来腹痛」、「习惯性流产」、「不孕症」并称为「隐疾」的，然而在现代汉语里，「隐疾」指的却是「不好向别人说的病，如性病」¹⁷，「不便告人的疾病，如性病」¹⁸，而且通常只限于男人。相对于「姑嫂丸」名称取的如此委婉，同样标示着「男子汉不可告人的事」¹⁹的男性专用药就大做广告，其名称就直接叫作「Top-1」，而其他壮阳药更是琳琅满目：栋介久，猛精哥，赐力壮²⁰等等不一而足，其成份则包含起阳草，大阴藤²¹，公牛睾丸素²²。为了加强竞争力，「赐力壮」则更强调是「野公牛睾丸素」²³。

男性是公开的，女性是内敛的，涉及性器官时尤然。女性不但对其性器官难以称之，甚至无以名之，此乃问题之所在。社会如此，家庭亦然：妈妈给小儿子洗的是名实相符的「鸡鸡」、「蛋蛋」和「屁屁」，给小女儿洗的则只有「屁屁」。（我一个同事说，他们在家则是洗「鸭鸭」，以有别于「鸡鸡」，然此名称亦据「鸡鸡」而来）不是「下面」洗一洗，就是「前面」和「后面」都洗一洗，或如德文里所说的是「两腿之间」（zwischen den Beinen）洗一洗。轮到妈妈自己时略有变化，洗的则是「屁股」²⁴，好像女人的性器官

16 自由时报，民 1997.1.16，页 28。

17 《现代汉语词典》，北京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页 1381。

18 《辞海》，夏征农编，台北：东华书局，台湾版，下卷，1992，页 5027，「隐疾」出处另见余岩，《古代疾病名候疏义》，礼记病疏，隐疾条，台北县：自由，1972，页 328。

19 自由时报，1997.1.17，页 22。

20 自由时报，1997.4.13，页 6：「七件壮阳广告 夸大」。

21 自立晚报，1996.11.29，页 8。

22 自由时报，1997.4.21，页 25「精劲猛（真正猛）」。

23 中央日报，1997.3.28，页 20。

24 此所以一个调查结果显示，幼稚园教师在校常见的幼儿与性有关的行为中，排名第三的就是说到「屁股」会大笑（晏涵文，《告诉他性是什么》，台北，张老师，1991，

是「羞耻」的代名词，提都不能提，这也符合了，同样是人，却只有女人有「耻骨」²⁵（至少江汉声 / 晏涵文所编的「性教育」里的解剖图是这么画），男人的耻骨却漏列出来²⁶。

对小男生来说小鸟就是鸡鸡，屁股就是屁屁，而对小女生来说屁股是屁屁，阴部（阴唇、阴道、阴蒂）也是屁屁。让我们来看看佛洛伊德那个三岁半的小汉斯和他妈之间的对话，这段对话的背景是，小汉斯用手握着鸡鸡的时候被他母亲看到，后者就警告他说，再摸，就找医生割掉他的「鸡鸡」（原文是 *Wiwimacher*），让他无法小便。结果看过他妹妹小便的小汉斯竟然回道，割掉后，他可以用「屁屁」小便。「屁屁」²⁷原着德文是 *Popo*（= 屁股）²⁸，英文译本则为 *bottom*²⁹。显然，对小汉斯来说，*Popo* 同样既是后面的「屁屁」，也是前面的「屁屁」。可见对于女孩下体的名称之处理，显然中外皆同。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幼稚园的性教育课标准里的第一条就是「了解身体各部位的正确名称及功用（包括生殖器官）」³⁰，但是一个国二的女生在讲述其被性骚扰的经验及请教如何对付时，却只会或只敢用「那个」来指称男人的性器官：「我是国二女学生，有一次去福利社 / …… / 有位男生好变态，用他的『那个』顶我 / …… / 」³¹。连讲出男人性器官名称的勇气都没有，我们如何期待她能独力应付性骚扰？不同类但同样严重的问题也会发生在老人身上；一个被国

页 31)。

25 江汉声 / 晏涵文，《性教育》，台北：杏林文化，1995，页 88。

26 全上，页 88。

27 我用的是张小虹的译文，张小虹，〈恋物张爱玲〉，收于张小虹，《欲望新地图》，台北：联合文学，1996，页 45，注释 1。

28 Sigmund Freud, "Zwei Kinderneurosen". Analyse der Phobie eines fuenfjaehrigen Knaben, *Kindes, Studien in 11. Bdn, Bd. VIII, F./a. M.*, 1969, p. 15.

29 Sigmund Freud, *Collected Papers*, edited by Ernest Jones, translated by Alix and James Strache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59, p. 151, 152.

30 《告诉他性是什么》，页 40。

31 自由时报，1996.12.25，页 33。

术馆 61 岁恶狼强暴的 76 岁老婆向警方报案后，女警根据这位不识字的老妇人的口述作笔录时，为了使笔录接近事实的陈述，「使用了许多『谐音』来形容强暴内容，而这位女警一边问，一边面红耳赤十分尴尬」³²。两位女性所面临的困难就在于：我们的日用语汇，尤其是闽南语，所能提供的关于男女性器官的名称及性交的动词都是以男性使用为主，无法用来中性地叙述事实，女性平常当然就避免使用或听到，一旦不得不讲或听的时候，当然就会面红耳赤。「性骚扰」这个概念出现之前，是没有人会为此被罚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同样的状况，先前不叫「性骚扰」，而叫「吃豆腐」。后者系男性角度的结果，自然无罪，前者则是女性角度，攻守互换，胜负立见。

身体被霸占，实起源于命名权被霸占³³。女性天人交战之后仍开不了口，轮到某些男性则表示他脱口而出的「破 XX，干 XX」只是「口头禅并无恶意」³⁴。而因在 1994 年在高雄劳工公园辱骂某检察官「去吃屎好了，干 X 娘」³⁵ 而遭判处拘役 80 日的某立委在被新党开除党籍时，竟说：「女孩（按：指社民党）嫁给他（指新党）也给人家睡了，饼都没吃，聘金还没收下，就要休掉人家，哪有这么简单的事」³⁶。显然，女性被教导的如此的「知书达礼」，和其男性同胞的「心想事成」是一体两面的事。

于是，夺回身体的自主权在女性主义或者女权运动里是一个主要课题及目标，殆无可议。西方 1970 年代的口号「our bodies, our selves（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自我）」³⁷ 正是突显出了传统女性之为「No-body

32 自由时报，1997.3.17，页 5。

33 「命名」在在西方的传统里，基本上是男人的权利。圣经创世纪里所有动物及夏娃均由亚当来命名，更清楚地呈现出命名权与拥有权之间的密切关系。

34 自由时报，1996.12.7，页 4。

35 自由时报，1997.5.2，页 5。

36 自由时报，1996.3.14，页 4。

37 参阅 侯宜人译，《女性裸体》（Lynda Nead, *The Female Nude*），台北：远流，1995，页 5。

＝没有身体」的事实。本地大学女研社的成员身上穿的T恤也写着妇运名言「身体就是战场」³⁸，东吴大学的女学社则干脆将其社刊取名为「卵巢」。1995年联合文学二月号也出了一个专题就名之为「女人身体（Female Body）」³⁹。而基于身体与性别的直接关系，对男女身体多面向的关切，更是着眼于将社会性别从生物性别区别开来的「性别研究」责无旁贷的基本任务。有意思的是，当女性强调阴性书写时，她们就把女性性别符号♀下的十字加上笔尖⁴⁰，而男性的性别符号♂却被某壮阳药公司拿来强调箭头朝上的勃起效果⁴¹。

就字源来看，Gender 出自于拉丁文的 *genus*，本义是「生产、制造」，也就是说，两性的互涉的原点是被设定在生殖的关系上。而在古汉语里面，「母」、「女」两字系出同源，卜辞中的「母甲」，「母乙」，「母丙」诸母字可以作「母」，也可以作「女」⁴²。王国维也指出古代盘器或鼎器上的「母」字概指「女」，而「父」概指「男」⁴³也，因为「男子之美称莫过于父，女子之美称莫过于母，男女既冠笄，有为父母之道，故以某父某母字之也」⁴⁴。「男女」既可等同「父母」，而对照礼记·礼运篇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中的「男女」作为「性交」的同义词，那么，当我们在说「性器官」

38 自由时报，1997.3.8，页 28。

39 联合文学，124 期，1995.2，「女人身体」在该专辑里都简称「女体」，而丁乃非把女人阅读主体简称为「女体」，应有其对「女人身体」呼应之故。（参阅〈妇女与两性研究的方法论——文学〉，《妇女研究通讯》，29，1993.4，页 28。

40 《妇女研究通讯》，29 期，1993.4，页 61。

41 中央日报，1997.3.28，页 20。

42 《古文字研究》，第十七辑，中国文字研究会 / 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北京：中华书局，1989，页 34。另讨论「妻」之古文时，朱守亮亦指出：「古文母、女通」，见〈由古文字窥测古时之抢婚习俗〉，第七届中国文字学全国学术研讨会，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系所主编，台北：万卷楼，1996，页 313。

43 王国维，《王观堂全集》，册一，文华出版公司，1968，页 146，147。

44 全上，页 147。

而不说「生殖器」⁴⁵的时候，当我们不在「敦伦」⁴⁶、「行房」、「行周公之礼」或行「人道」（夫妇房事旧亦称「人道」⁴⁷，查泰莱夫人和他半身瘫痪的丈夫就是过着「惨无人道」的日子），而是在「云雨」或「作爱」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挑战传统。当我们的姿势不像传教士而像狗爬式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向传宗接代挑战。关于这一点，老子在道德经里的用词比较直接而且客观一点：「未知牝牡之合而全（按：「全」，阴字右半之误）作，精之至」⁴⁸。「牝」就是「屁屁」，「牡」就是「鸡鸡」，「牝牡相合」就是性交，简单明瞭之至。

我要特别指出的是，男女即父母，并不意味着男女平等。相较于男人，女人更是被界定在传宗接代的功能上。（当然这并不排除他们同时成为男人性对象的角色，且即便如此，她们传的也是男方的香火，诗经小雅蓼莪里不是早写着「父兮生*我，母兮鞠我」。）看看中文的奶奶（奶之古意亦可为「母」，当动词用则可作「抚养」，如「这孩子是他妈辛辛苦苦奶大的」）和拉丁文的 *mamma*（音同「妈妈」）=女人的乳房⁴⁹，我们就可看出，女性作为一个人而被器官化的端倪，元凶是谁，不言可喻。至于 D. H. Lawrence 在 *Lady Chatterley's Lover* 里让 Mellor 对 Conni 说：「你是一个好孔」⁵⁰（台语的「好孔」），更是不在话下。其实在粗话中，「屌」亦代表女人⁵¹，

45 江汉声/晏涵文《性教育》一书里则认为：「第一性征就是指女性内外的性器官，也就是生殖器官。」，台北：杏林文化，1995，页108。

46 如「夜与老妻敦伦一次」（《俞曲圆日记》），引自刘达临主编，《性学辞典》，台北：文鹤，1996，页314。

47 刘达临主编，《性学辞典》，台北：文鹤，1996，页314。

48 朱谦之/任继愈，《老子释译——附马王堆帛书老子》，台北：里仁，1985，页221（第五十五章）。

49 Latein-Deutsch Woerterbuch, Limburg/Lahn: Steffen, 1992, P. 319。

50 D. H. Lawrence, *Lady Chatterley's Lover*,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2, p. 60: 'Th'art good cunt'.

51 《台湾话大词典》。闽南语漳泉二腔系部份，陈修主编/陈文晶助编，台北：远流，1991，页26，屌字条。

如「三八ㄐㄌ屎（音读如：ㄅㄛˇ」。将女性贬为性器官在今天的新闻人类用语里面仍然存在：譬如「交女朋友」的最新流行用语就叫做「搓麻薯」⁵²，「麻薯」何所指，言者、听者心知肚明。不过，也有女性将自己定位于某器官或身体部位的，如把性交说成「失身」⁵³，然后把第一次的「失身」说成「给了一切」⁵⁴。

参·「破瓜」，「有喜」，「未亡人」

就女人的身体来看，有三个概念全是以男性为主体，由点而线而面地将女性身体定位为客体。旧时女性的生命三部曲就是「破瓜」，「有喜」，「未亡人」。破瓜之年是十六岁，「破瓜」指的就是「破身」，第一次性交，而瓜破子落就是性交生子⁵⁵。「破瓜」英文叫 *deflower*，相当于中文的「开苞」⁵⁶（花苞的苞），德文是 *deflorieren*，法文是 *deflorer*，同样的意思，都源自于拉丁文的 *defloratio*，是一个医学用语。把女人「视为花朵」⁵⁷，所以有「校花」、「名花有主」、「采花大盗」、「花痴」等名词出现，宋朝时更有专为妓女评等级的「评花榜」⁵⁸，算是喝花酒的节目之一。类似的例子随举报上数例：「夜归女遇采花大盗」⁵⁹，「花酒帐扯不清，警员遭围殴重伤」⁶⁰，「同

52 自由时报，1997.5.1，页 10。

53 <既已失身，处女膜何用>，自由时报，1997.1.24，页 36。

54 <给了一切，他却走了>，自由时报，1997.1.16，页 36。

55 参阅刘达临主编，《性学辞典》，页 317。

56 全上。

57 另一例则为「胭脂」。「胭脂」又名「烟脂」，原为草的一种，采其花可作红颜料，女人拿它作妆扮品，产于燕地，故叫「燕脂」，匈奴人称妻子为「阏氏」，和「燕氏」同音，即间接以花名之。参阅洪干佑，《闽南语考释。附金门话考释》，台北：文史哲，1992，页 80，81，

58 参阅刘达临，《中国古代性文化》，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页 621。

59 自由时报，1997.3.18，页 11。

60 中央日报，1997.3.30，页 9。

居人催花，亲娘推三幼女入狼口」⁶¹，或是「带往 KTV，少男强摘嫩蕊」⁶²。至于文学里，荡妇卡门口中含着红玫瑰，张爱铃《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坏女人」——曾为交际花的「娇蕊」，还有施叔青的小说里也有这样的句子：「这个天生淫荡的女人 / …… / 摊手摊脚风情十足的躺在那里，像一朵盛开的花等待被攀摘」⁶³，都是例子。德国启蒙时代著名剧作大师及文学理论家雷辛（G. E. Lessing）的悲剧「Emilia Galotti」的女主角因料到自己身为别人的未婚妻而又怕禁不起绑架她的王子的财势等诱惑，要求她父亲以匕首刺死她，死前最后一句话就是：「折下一朵玫瑰，以免狂风蹂躏它」⁶⁴，至若歌德著名的「野玫瑰」（男孩摘下野玫瑰……）言外之意也就不言而喻了。此外还有烟花巷、残花败柳、花柳病等。事实上，花朵被用来隐称女性的阴部，是老太婆的棉被——盖有年矣，古代印度神话就是以莲花象征女阴⁶⁵，清朝时一首云南民谣就说：「哥是天上一条龙 / 妹是地下一丛花 / 龙不抬头不下雨 / 雨不洒花花不红」，此处「『龙』指男阳」（按：抬头指「勃起」无疑），「『花』指女阴」⁶⁶，此在现代汉语小说里仍可见的到：「莎乐美欲仙欲死，恨不得对方掐拧的是自己的阴洞。两朵秀丽的花瓣*，竞相抵触最敏感柔嫩的部位」⁶⁷。至于统一企业的「四物鸡精」广告则更透露了花瓣与女阴之联想的讯息，其整页广告的背景就是一朵占据全版、花瓣层次清晰可辨的红色玫瑰，而在花瓣的最中心处则至放着上书「四物

61 自由时报，1997.4.22，页 5。

62 自由时报，1997.12.17。页 11。

63 施叔青，《妳让我失身于妳》，台北：洪范，1996，页 45 — 46。

64 G. E. Lessing, "Emilia Galotti", in, G. E. Lessing, Die Höhepunkt seines Schaffens, Wien: Prima, 1978, p. 249.

65 创造者大自在天毗湿奴（Vishnu）从脐眼里生出莲花，莲花就是女阴，而大梵天（Brahman）便从「莲花」里生育出来，参阅萧兵 / 叶舒宪，《老子的文化解读——性与神话学之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页 605。

66 殷登国编着，《杏林广记》，台北：元气斋，1996，页 14。

67 吴菀菱，《红鹤楼》，页 41。

鸡精」四字的瓶罐。⁶⁸

正如「破瓜」属于日常语汇，「处女航」、「处女作」等字眼也一样平凡到连女性也照用不误。如连方瑀就称当年她静修女中毕业后考上北二女时写给她学妹们的那封信为她的「处女作」⁶⁹，亦有不称「处女作」而叫「第一次」的，如「巩俐的『第一次』给了滚石」⁷⁰⁷¹，或是「澎恰恰献出第一次，甲子慧插翅跟他飞」⁷²。「处女」甚至可和「第一次」一同出现且用在男人身上，如「马英九的第一次今晚登场，电视主持处女作『各领风骚』，今晚与你相约环球新闻台」⁷³或者「林赞新处女秀，苦苦的 / 曲球乱乱飞，坏了他的第一次」⁷⁴。而最具性交意象的是「处女地」，男的开垦，女的被开垦，例子如：「下午三点半，我们踏步迈入这一片台湾最后的处女地」⁷⁵。此外，某报导称赞余光中为「艺术的多妻主义者」⁷⁶以及有位餐饮业的金童设计的菜一律都作一个裸体美女在盘里，目的是为了达到秀色可餐⁷⁷，彷彿他的顾客全为男性一般。男性为主体，女性为客体，于此又见一斑。

再来看看「有喜」。女人有喜，即便在医学发达的今天，也不保证一定以一个「喜」字收场。以德文为例，极具公信力的杜登标准字典（Duden）在「坐月子」（Wochenbett）这个字下面所举的例子就是「他的前妻是在月子里死的」⁷⁸。传统里的女人面对「有喜」

68 《联合文学》，156期，1997年10月号，页33。

69 自由时报，1996.11.4，页32。

70 「滚石」不是某个男人的名字而是唱片公司。

71 自由时报，1996.11.27，页21。

72 中国时报，1997.1.18，页22。

73 自由时报，1997.4.7，页24。

74 自由时报，1997.4.3，页26。

75 自由时报，1997.1.20，页33

76 中央日报，1997.4.18，页18：大师篇 余光中。

77 《翡翠周刊》，411/412合订本，1997.2.4，页160。这些都是男性对女性的食人主义倾向之展现，如一种小番茄被名为「超甜圣女」亦同。

78 Duden. Deutsches Universal Woerterbuch, Mannheim: Duden, 1989, 页1750。

这回事，除了肉体上的折磨（从「害喜」⁷⁹到死亡⁸⁰等各种可能性）之外，还有替夫家传宗接待的压力⁸¹。因此除了面对小生命的喜悦以外，与其说是争口气的「有喜」，不如说是松口气的「好险」更为恰当，因为这个「喜」一方面是婆家的「喜」⁸²以外，同时也意味着，她达到了「女人=妻子=子宫」⁸³的要求。女人被等同于子宫也见证于英文的 *uterine*（子宫的）这个字，它指的是「同母异父」（*born of the same mother but having a different father*）⁸⁴，*uterine sisters* 直接译成中文就应该是「同一个子宫的姊妹」。难怪有人要将 *woman*

"Wochenbett" 条: 'Seine erste Frau war im W. gestorben'.

- 79 有关这部分可参考自由时报，1997.4.25，页 32 的短文〈该怎么害喜才好〉：「关于怀孕，我认为真是『有百苦而少有乐趣』可言，长期忍受孕期的艰苦，除了于终了时可以得到一个婴儿作为礼物之外，其附加价值简直少之又少」，
- 80 孕妇死于产房的不幸事件甚至在文学里都可找到例子：「当年医疗器材不足，医护人员有限，他老婆因而死在手术台上，只留给他一名刚于子宫内取出的女婴，以及满腹的悲伤与凄绝」（王正国，《媚登峰物语》，收于王正国，《欲火》，台中：剧场，1997，页 86）。
- 81 《大戴礼记》有载，妇有七去，「无子」排名第二，仅次于对公婆不孝（《大戴礼记今注今释》，高明注释，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本命第八十，页 510）。当然时代变了，对现代女性来说，「怀孕」就不一定是喜事，此所以有一种「迷你排卵观测器」被广告为「女生安全期、危险期观测器」，虽然「使用者可借此参考是否采避孕措施，或『重点加强火力』，以便提高怀孕机率」（自由时报，1997.5.9，页 10），盖既称危险期，则本器之设计原必非为了怀孕而是为了避孕。至于就业方面，怀孕妇女甚至可能因此失去工作，这时有喜就是有难了（参看自由时报，1997.6.13 页 10：「妇女『有喜了』，工作就不保？」）。
- 82 有时这还得看是「弄璋」还是「弄瓦」，潜意识里，一般还常有儿子才算数的想法，例如歌星张信哲入厝，报上新闻就写着：「车子、银子、房子都有了，就缺妻子与儿子。」（自由时报，1997.3.24，页 21，强调部分出自笔者）。
- 83 有关这些概念之间的关连，另参阅 Manuel Simon, *Heilige. Hexe. Mutter*, Berlin: D. Reimer, 1993.
- 84 *Macmillan Contemporary Dictionary*, New York: Macmillan, 1979, p. 1099 'uterine' 字下。另请参阅 Ann Ellis Hanson, "The Medical Writer's Woman", in, D. M. Halperin/J. J. Winkler/F. I. Zeitlin (edt.), *Before Sexual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309-338.

这个字回溯到 *wombman*⁸⁵（亦即子宫（男）人）去。事实上，中文胞兄、胞妹的「胞」就是中医里的子宫或子宫内包着胎儿的薄膜⁸⁶。如果女人真的等于子宫，那么妇人的「妇」与腹部的「腹」同音也许不无道理，此或所以，「停经」又称「断产」⁸⁷之故。

女子出嫁曰「归」，字典上的解释是「女子必适人始终身得定止，故归从止」⁸⁸。从此娘家成了「外家」，自己则成了丈夫的「家内」⁸⁹（有时候也叫「贱内」，以免「见外」）。出嫁之为女人命定之归宿，更验证于「女」这个字读作四声「ㄋㄩˇ」的动词用法，而它的意思就是「以女妻人」。而妻者乃「妇与夫齐者也」⁹⁰，应解为该当向丈夫看齐也，因为根据大戴礼记，「妇人，伏于人也。是故无专制之义，有三从之道，在家从父，适人从夫，夫死从子」⁹¹。妇无专制之义的意思就是不能自己作主，只能屈服于人，这点在清朝吴谦的医宗金鉴里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看法，他认为有些妇人月经失调就是因为「妇人从人，凡事不得专主，忧思忿怒，郁气所伤，故经病因于七情者居多，盖以血之行止顺逆皆由一气率之而行也」⁹²。

感受到身不由己，心情自然郁卒。而身不由己的最佳写照就是「未亡人」这个女人专属的概念⁹³。影星于枫自杀身亡后，有记者竟

85 Webster 's Word Histories, Springfield: Merriam-Webster Inc., 1989, p. 510, under 'woman'.

86 《中国古医籍辞异》，明文书局，1987，页 156。

87 《台湾话大词典》。闽南语漳泉二腔系部份，陈修主编 / 陈文晶助编，台北：远流，1991，页 1864，断产条。

88 《中正行音义综合大字典》，台北：正中，1995，页 398。

89 洪干佑，《闽南语考释。附金门话考释》，台北：文史哲，1992，页 64，277。

90 全上，页 311。

91 《大戴礼记今注今释》，高明注释，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页 509（本命第八十），

92 吴谦，〈御纂医宗金鉴〉，《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七八一），子部八七，医家类，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页 243。

93 如梁国树之妻就在报上刊登了谢启：「先夫梁公国树之丧叨蒙…总统…李副总统颁

然问其男友黄文宁是否「愿意采取葬发妻的礼俗，并以未亡人身份列名讣文」⁹⁴，黄也说如果法律上允许，他就愿意。两个月后公祭时，被排除在家祭之外的黄爆出不满的情绪时说：「我岂是任人摆布的，叫我行礼，我就行礼；我是个男人啦！」⁹⁵ 男人不是任人摆布的，他是自己身体的主人，这点刚好说明，为何未亡人只可以是女人的原因。⁹⁶ 不过，「孕育」并非女人的专利，它亦可用来传达男人的创作过程。北京大学中文系严家炎谈鲁迅的〈阿Q正传〉时说：「〈阿Q正传〉大约是鲁迅小说中孕育时间最为长久的。如果把作者最初从生活中无意地受胎的阶段算起，也许同鲁迅考虑国民性问题的时间一样长久。」⁹⁷ 类似的情形在詹姆斯·乔依斯的「尤利西斯」也出现：「本人是自己的父亲，儿子马利根自言自语地说。等一下。我怀孕了。我头脑里有一个尚未出生的孩子。帕拉斯·雅典娜！一出戏！这出戏来得正好！让我分娩吧！」⁹⁸ 女人孕育的是肉体的，而男人孕育的是则是精神的。

「孕育」也好，「受胎」也好，这些都还勉强算是说得过去，但是「流产」、「夭折」、「胎死腹中」等字眼在日用语汇中却被更频繁及无情地使用，「海外投资计划宣告流产」，「该公司扩大设厂计划案由于曝光太早而胎死腹中」等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句子，在此就随举报载一例：「由美国、丹麦等国提案的谴责中国迫害人权案，在中共威迫利诱之下宣告流产」⁹⁹，女人的身体似乎彻底成了男人及其语言肆无忌惮的蹂躏对象了，某报的漫画连载就这么一个对

赐挽额 / ……) …未亡人侯金英率子女泣叩」

94 自由时报，1996.10.31，页7。

95 自由时报，1997.1.8，页2。

96 类似的话语如王鼎钧所说的：「只要人努力上进，尤其是一个男人，男人的美，就在他不停的奋斗（按：而女人的美，就在他不停的被斗？）」中央日报，1996.12.6，页19。

97 中央日报，1997，4.17，页18。

98 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金堤译，台北：九歌，1993，上卷，页72-473。

99 自由时报，1997.4.17，页7。

话：

先生：大夫，我老婆生了吗？

大夫：生了？

朋友（对先生），恭喜你当爸爸了。

先生：恭喜什么！是生了「恶性瘤」。¹⁰⁰

就拿 1997 年 4 月间的公共电视事件来看好了，几乎各报都不约而同地使用了类似地字眼。中央日报 4 月 17 日一篇文章的标题是：「公视孕育不易，人才设施勿虚掷」，里面第一段话就说了「刚被热烈催生的公共电视台，难逃胎死腹中的不幸」¹⁰¹，同一天，在中国时报第四版里，我们读到了如下的句子：「监委黄越钦 / …… / 强调一定会将公视顺利『生产』，不管公视是否断手断脚」¹⁰²。当天联合报则说「公视夭折」¹⁰³，台湾时报则是「公共电视设台，胎死腹中」¹⁰⁴，青年日报亦引立委刘进兴的话，说「对于公视可能胎死腹中，他将会加紧动员，全力予以催生」¹⁰⁵。同样的，在自由时报的报导里，我们亦读到「公视面临夭折，苏起：很遗憾」、「公视法很可能流产」。值得一提的是，力图挽救公视的民间组织就叫「公共媒体催生联盟」，而他们计划发起「一人一信到总统府」，「希望能挽救公视胎死腹中的命运」¹⁰⁶。中文如此，英文、德文、法文亦然。英文的 *miscarriage*，法文的 *avortement*，意大利文的 *aborto*，德文的 *Fehlgeburt* 都是「流产」¹⁰⁷ 而兼有「失败、未达目标」的意思。至于胎死腹中亦同，英文是 *stillbirth*，形容词 *stillborn*，法文 *mortne*，义大

100 中央日报，1997.4.15，页 15（漫画连载「蒙古 DR」）。

101 中央日报，1997.4.17，页 3。

102 中国时报，1997.4.17，页 4。

103 联合报，1997.4.17，页 2。

104 台湾时报，1997.4.17，页 2。

105 青年日报，1997.4.17，页 2。

106 自由时报，1997.4.4.17，页 4。

107 真正惨的例子如：「国中女生遭继父强暴怀孕…如厕流产…可怜小生命：被弃于垃圾桶…回天乏术」，自由时报，1997.5.3，页 6。

利文 nato morto，德文 Totgeburt 或 ein totgeborenes Kind，形容词 totgeboren，都是「胎死腹中」而在口语中被拿来作为「注定失败」的意思。

当然，这些词语除了本义以外另被当作隐喻使用，已是年久月深之事，非自今日始，然而，把女性定位在妻、母的功能上，至今似仍大有人在，且看 1997 年 3 月报上的一则小短文〈何谓女相九美？〉：

一、头圆额平。二、骨细皮滑。三、唇红齿白。四、发香发软。五、眼长眉秀。六、指尖掌厚纹细密。七、谈吐大方，举止缓和。八、坐卧端静，神清气爽。九、肩圆背厚，腰平腹垂。凡女性相中有以上特征之一者，皆主旺夫益子，宜室宜家之妇。¹⁰⁸

而下面这段话也出自于同一作者：

女相首重形貌厚重，举止端庄，温柔贤淑，心性仁慈，必为福厚好命之女，相对的，如果形体单薄，心地刻薄，或者跋扈善妒，喜弄是非，乃至放浪行骸，不知内敛，则纵然国色天香，名门闺秀，其下场结局亦必然不美。¹⁰⁹

读了这两段话，谁能不想起唐朝时的「女论语」第一章「立身章」：「行莫回头，语莫掀唇，坐莫动膝，立莫摇裙，喜莫大笑，怒莫高声……」¹¹⁰ 等语？再来，就只差「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这句话了¹¹¹。

¹⁰⁸ 自由时报，1997.3.11，页 43。

¹⁰⁹ 自由时报，1997.3.20，页 43。

¹¹⁰ 唐·宋若莘，《女论语》，引自刘达临，《中国古代性文化》，页 415。

¹¹¹ 王德威在其为《北港香炉人人插》的编辑前言里特别提到了，李昂在《杀夫》里陈江水与林市之间性与饥饿的二元处理（见：《北港香炉人人插》，页 21-22），其实，林市的母亲为了一小块馒头而任令一个军人奸淫的那一幕正是对「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一大颠覆。

肆·结语

基于以上整体认知，本人建议，将现有各类直接或间接指涉男女关系的名称拿来作一检验，并考虑其在当今环境之有效性。不过本人只敢先行「建议」，尚不敢独自勇为，这点有待众人集思广益。然而，不管如何，「女人的压抑由失『声』开始」¹¹²，我想，过去学会了「压抑」，如今也许该试试练习「讶异」——讶异那些往日习以为常的事情、概念、想法、作法。说不定，女人不再「失声」，男人就要「痛哭」了。男人有理由哭了，也许，世界将会少一点乏味，多一点趣味，功德一件，诚功德一件也，是为志。

（给太太龄慧，女儿安安和佳佳）

参考书目

- 《大戴礼记今注今释》，高明注释，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
 《中文大辞典》（三），中华学术院印行，六版，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2。
 《中国古医籍辞异》，台北：明文书局，1987。
 王国维，《王观堂全集》，册一，文华出版公司，1968。
 王正国，《欲火》，台中：剧场，1997。
 《台湾话大词典》，闽南语漳泉二腔系部份，陈修主编 / 陈文晶助编，台北：远流，1991。
 《古文字研究》，中国文字研究会 / 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北京：中华书局，1989。
 《性学辞典》，刘达临主编，台北：文鹤，1996。
 曲彦斌，《中国民俗语言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
 朱谦之 / 任继愈，老子释译——附马王堆帛书老子，台北：里仁，1985。
 江汉声 / 晏涵文，《性教育》，杏林文化，1995。
 何春蕤，《不同国女人》，台北：自立晚报出版社，1994。

¹¹² 何春蕤，《不同国女人》，台北：自立晚报出版社，1994，页62。

- 李元贞,《女人诗眼》,板桥:台北县立文化中心,1995。
- 李昂,《北港香炉人人插》,台北:麦田,1997。
- 杜修兰,《逆女》,台北:皇冠,1996。
- 郭良蕙,《第三性》,台北:时报,1987。
- 吴苑菱,《红鹤楼》,台北:希望,1997。
- 吴谦,《御纂医宗金鉴》,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七八一),子部八七,医家类,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 余岩,《古代疾病名候疏义,礼记病疏》,台北县:自由,1972。
- 侯宜人译,《女性裸体》(Lynda Nead, *The Female Nude*),台北:远流,1995。
- 洪干佑,《闽南语考释》。附金门话考释,台北:文史哲,1992。
- 施叔青,《妳让我失身于妳》,台北:洪范,1996。
- 晏涵文,《告诉他性是什么》,台北,张老师,1991。
- 张小虹,《欲望新地图》,台北:联合文学,1996。
- 妇女研究通讯 29 期,1993/4。
- 第七届中国文字学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系所主编,台北:万象楼,1996。
- 《国台双语辞典》,杨青矗主编,高雄:敦里出版社,1992。
- 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金堤译,上卷,台北:九歌,1993。
- 刘达临,《中国古代性文化》,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
- 联合文学 124 期,1995.2。
- 萧兵/叶舒宪,《老子的文化解读——性与神话学之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
- 《辞海》,夏征农编,台北:台湾东华书局,1992。
- I. Becher, A. Lindner, P. Schulze. *Lateinisch-griechischer Wortschatz in der Medizin*. Berlin: Ullstein, 1995.
- Judith Butler. *Bodies that matter*. London: Routledge, 1993.
- Jacques Derrida. *Dissemination*.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Additional Notes by Barbara Johns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 Duden. *Deutsches Universal Woerterbuch*. Mannheim: Duden, 1989.
- Sigmund Freud. Studien in 11. Bdn, Bd. VIII, "Zwei Kinderneurosen. Analyse der Phobie eines fuefnjaehrigen Knaben", F./a. M., 1969.
- . *Collected Papers*. Edited by Ernest Jones, translated by Alix and James Strache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59.
- Luce Irigaray. *Speculum of the other Women*, translated by Gillian C. Gill.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 M. Halperin, J. J. Winkler, F. I. Zeitlin, ed. *Before Sexual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 Latein-Deutsch Woer- terbuch* Limburg/Lahn: Steffen, 1992.
- D. H. Lawrence. *Lady Chatterley's Lover*.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2.
G. E. Lessing. "Emilia Galotti," in G. E. Lessing, *Die Hohepunkt seines Schaffens*. Wien: Prima, 1978.
Macmillan Contemporary Dictionary. New York: Macmillan, 1979.
Eric Patridge. *Shakespeare's Bawdy*. London: Routledge, 1993.
Platon. Werke in acht Bdn, griechisch und deutsch, hg. v. Gunther Eigler, Bd 7.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72.
Webster's Word Histories. Springfield: Merriam-Webster Inc., 1989.
Hedi Wyss. *Das rosarote Mädchenbuch*. F./a.M.: Fischer, 1982.

